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景定建康志（四）

（宋）周应合 纂

南京出版社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景定建康志（四）

（宋）周应合　纂

南京出版社

卷之三十八

武卫志一

武事非圣人所先也，而卫国卫民有不可废。《禹贡》之制，奋武卫于绥要之间，所以固内而备外者，虽盛时未尝忘也。岂若后世，敌至而惧，敌去而玩者哉！周文武时，命将率遣戍役，亦惟曰守卫中国而已。又岂若后世，黩武逞威，而至于弗戢自焚者哉！自吴以来，立国江南者，莫不恃江以为固，江又恃人以为固。人谋善而武事修，则江为我之江，否则与敌共尔。《易》曰："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。"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，险必能设，国乃可守。今之建康，内屏畿甸，外控淮堧，实长江之要会。中兴以来，任重臣建大阃，用名将宿重兵于此，上接荆、鄂，下联海道，守卫至重，安危所关。审形势而后知攻守之宜，审攻守而后知江防之要，严江防而后知兵籍之不可单，兵政之不可怠，兵船之不可不备，兵器之不可不利，兵寨之不可不整，烽燧之不可不谨，而浚筑之不可不勤也。作武卫志。

形势

诸葛亮曰：钟阜龙盘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之宅。

《丹阳记》曰：石头因山为城，因江为池，地形险固，尤有奇势。

李纲曰：天下形胜，关中为上，建康次之，宜以长安为西都，建康为东都。

卫肤敏曰：建康实古帝都，外连江淮，内控湖海，为东南要会之地。

刘珏曰：金陵天险，前据大江，可以固守。

张浚曰：东南形势，莫重于建康，实为中兴根本。

陈亮曰：旧日台城，在钟阜之侧，据高临下，东环平冈以为安，西城石头以为重，带元武湖以为险，拥秦淮、青溪以为阻，是以王气可乘，而运动如意。

江默曰：自淮而东，以楚、泗、广陵为之表，则京口、秣陵得以蔽遮。自淮而西，以寿、庐、历阳为之表，则建康、姑孰得以襟带表里之形。合则东南之守不孤，其来尚矣。

余见江防。

攻守

张敦颐曰："晋蔡谟曰：'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。暴逆之寇，虽终灭亡，方其强盛，皆当诎而避之，要终归于大济而已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养威以俟时。'王羲之曰：'以区区江左，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久矣。中兴之业，政以道胜，宽和为本，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。'二人者，能言之而不得行之。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，孙权一人耳。陆瑁尝劝权曰：'九域盘互之时，率须深根固本，爱力惜费。'陆逊尝劝权曰：'施德缓刑，宽赋息调。'权报之曰：'发调者，盖谓天下未定，事以众济。若徒守江东，修崇宽政，兵自足用，何以多为？顾坐自守可陋尔。'以此知权之志，未尝不在于天下。然以传考之，亦未尝肯求逞于中原。曹公来侵，则破之拒之而已。治舰立坞，筑堤遏湖，作涂塘，明烽燧，始终所以备魏者至矣。及移笺于曹公曰：'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'则权固

未尝得志也。嘉禾中，因蜀寇魏，一攻淮南，闻明帝东行，辄则敛避。诸将之攻樊城，司马懿救之，亦引军亟退。自后世观之，谓之怯可也。而权不以为耻，岂非天下之势，既未有可投之隙，与其力争而取败，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？史称权继父兄之业，有臣以为腹心、股肱、爪牙，兵不妄动，故战少败，而江南安。此权之所以为治也。及嗣主立，诸葛恪为政，首侵边以怒敌。东兴之战幸捷，顾不能持胜，复违众大举，一败涂地。恪既丧躯，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。则权之兵不妄动，利害果如何也。其后孙皓用诸将计，数侵盗晋鄙。陆抗曰：'苟无其时，虽复大圣，亦宜养威自保，不可轻动。今不务力农富国，审官任能，明黜陟，慎刑罚，训诸司以德，拊百姓以仁。而听诸将徇名，穷兵黩武，动费万计，士卒凋弊，寇不为衰，而我已大病矣。夫争帝王之资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奸便，非国家之良策也。'抗之言兼有陆瑁、陆逊、蔡谟、王羲之之论，而皓不知用，此其所以亡也。东晋自庾亮经营征伐，皆不能有成。谢安父子，乘苻坚倾败之余，图之如恐不及也。至于渡河入邺，讫无尺寸之得。宋文自以富强，诘戎兵于元魏，檀道济再行无功，皆诸将以败继败，而胡马遂至瓜步。梁武遭魏世之乱，陈庆之以数千兵入洛，而嵩高之袭，几至歼尽。及贪河南之地，纳叛将，弃睦邻，而身国颠覆。陈宣帝辟土宇于北齐，旋失淮泗于后周。虽以桓温、刘裕非常之才，度越历代诸将，而温伐苻健、慕容皝，皆几成而败。裕平南燕，灭姚秦，亦既得而失，则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见矣。详见表。

江防

吴聿曰：江出岷山，自湖口合流而下，奔放荡漾，吐吞日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山或矶之，则其势悍怒，触舞大艑，兀若转梗。至其广处，旷数百里，断岸相望，仅指一发。而舳舻上下，中流遇风，则四顾茫然，无所隐避。自金陵抵白沙，其尤者为乐官山、李家漾，至急流浊港口，凡十有八处，称号老风波，而玩险阻者，至是鲜不袖手。

《吴志》曰：魏文帝有渡江之志，望江水盛长，弥漫数百里，便引退自叹曰："魏虽有武骑千群，无所用也。"

干宝《晋纪》曰：魏文帝之在广陵，吴人大骇，乃临江为疑城，自石头至于江乘，垣以木楯，衣以苇席，加采饰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北望，甚惮之，曰："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"乃还。

《宋书》：元嘉二十七年，虏声欲渡江，太祖大具水军，为防御之备。领军将军刘遵考、左将军尹宏守横江，少府刘兴祖守白下，建威将军、黄门侍郎萧元邕守裨洲，羽林左监孟宗嗣守新洲上，建武将军泰容守新洲下，征北中兵参军向柳守贵洲，司马到元度守蒜山，咨议参军沈昙庆守北固，尚书褚湛之先行京陵，使仍守西津，徐州从事史萧尚之守练壁，征北参军管法祖守谯山，徐州从事武仲河守博落，尚书左丞刘伯龙守采石，寻迁建武将军、淮南太守，仍总守事。游逻上接于湖，下至蔡洲，陈舰列营，周亘江畔，自采石至暨阳，六七百里，船舰盖江，旗甲星烛。皇太子出戍石头，徐湛之守石头仓城。

《齐书》：建元元年，魏主宏闻太祖受禅，其冬发众，遣丹阳王刘昶为太师，寇司、豫二州。明年，诏遣众军北讨。初，虏寇至，缘淮驱略，江北居民犹惩佛貍时事，皆惊走，不可禁止。乃于梁山置二军，南置三军，慈姥置一军，烈洲置二军，三山置二

军，白沙置一军，蔡洲置五军，长芦置三军，徐浦置一军，以备之。魏不能攻。

周世宗问江南虚实，孙忌答曰："本国虽小，甲兵尚三十万。"世宗曰："江南不过十数郡，何见欺也？"忌曰："精兵虽止十余万，然长江一条，飞湍千里，险过汤池，可敌十万之师。国老宋齐丘，乃王猛、谢安之徒，又可敌十万。"

张虞卿曰：历考前世南北战争之地，魏军尝至瓜步矣，石季龙尝至历阳矣，石勒寇豫州，至江而还，此皆限于江而不得骋者也。然江出岷山，跨郡十数，备之不至，一处得渡，皆为我忧。使吾斥堠既明，屯戍惟谨，士气振而人心固矣，恃江为阻可也。虽无长江之险亦可也，苻坚百万之众，马未及一饮江水，谢元八千锐卒，破之于淮淝，岂非其效欤？不然，伍巢以奇兵八百，泛舟即渡，吴人有"北来诸军乃飞过"之语。韩擒虎以五百人宵济采石，守者皆醉，遂袭取之。由是观之，徒恃江而不足与守，鲜克有济矣。曹操初得荆州，议者谓东南之势，可以拒操者长江也。操既得荆州，蒙冲战舰，浮江而下，则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，独周瑜谓舍鞍马而仗舟楫，非彼所长。赤壁之役，果有成功。至于羊祜之言，则以南人所长，惟在水战，一入其境，长江非复所用。他日成功，略如祜言。故臣以谓，有如瑜者为用，则祜之言，谓之不然可也；无如瑜者，则祜之言不可不察也。彼为说者，谓虏人以马为强，而江流迅急，渡马为难。虏人便于作筏，而江流迅急，非筏能济，是未知侯景以马数百一夕而渡，王濬自上流来，未尝用筏也。州县一也，有最为要害者。津渡一也，有最宜备豫者。苻坚自项城来寿阳，侯景自寿阳移历阳，孙

恩自广陵趋石头，王敦渡竹格，苏峻泛横江，侯景渡采石，考前世盗贼，与夫南北用兵，由寿阳、历阳来者十之七，由横江、采石渡者三之二。至于据上流之势，以窥江左者未论也。

建炎三年冬，虏兵自黄州渡，又自马家洲渡，时杜充在建康，闻虏至，以军六万，列戍江南岸，而闭门不出，师无统一，皆无斗志。王绹曰："杜充提兵守建康，不称任使事，乃至此。"云云。明年夏四月，韩世忠提舟师截大江以邀虏兵，相持黄天荡四十八日。兀术遣使与世忠约日会战，世忠募海船百余艘，进泊金山下，仍植一旗，书姓名表其上。虏望见大笑曰："此吾几上肉耳！"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联为长绠，贯一大钩，遍授诸军之强壮者。平旦，虏拥十舟噪而前，比合战，世忠分海船为两道，出其背，每缉一绠，则曳一舟而入。虏不得渡，复遣使愿还所掠及献马三千。世忠不听曰："只留下兀术，乃可去。"时挞辣所遣之兵在仪真，江南北两岸皆虏众，世忠据中流，风帆浪楫，飘忽若神。兀术闭垒不敢出，完颜宗弼谓诸将曰："使船如使马，何以破之？"乃欲自建康谋北归。凡古津渡，又被世忠八面控扼，不得去。或献谋于芦场地，凿大渠二十余里，上接江口，舟从江背出世忠之上流。一夜渠成，次早出舟。世忠大惊，尾击败之，虏终不得济。一日，虏乘天霁无风，我所用海舟皆不得动，彼乃以轻舠绝江而遁。世忠曰："穷寇勿追，使去。"兀术回江北，屯于六合县。挞辣在山东，遣人诮兀术入寇无功，盍止于淮东，候秋高相会，再寇江南。兀术以前日渡江之危为辞。吕颐浩言虏人多诈难测，诏刘光世分兵以备江岸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金虏万户高景山以兵数万犯扬州，刘锜提

大军御之于清河。虏以毡裹舟载粮挽而上，锜募善没者凿舟沉之。虏大惊，俄犯扬子桥。锜以兵掠瓜洲，虏骑逼江，锜遣麾下员琦设伏于皂角林，与虏接战，诱虏入，张弩俄发，虏大败，斩景山，俘数百人。逆亮亲统细军驻和州之鸡笼山，临江筑坛，刑马祭天，必欲由采石而渡。朝廷诏王权诣行在，以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权，命督府参议官、中书舍人虞允文趣显忠交权兵。时显忠未至，允文夜见建康留守张焘，议御敌之计，焘但言已当死守留钥。丙子，逆亮登坛，建黄绣旗二，中张黄盖，亮执小红旗，麾众渡江。时王权所留水军车船咸在，而诸将未有统属，莫肯用命，尽伏山崦，惟提举张振、王琪稍任其责。允文自建康，因使人督之，贼舟稍近，于是振、琪与统制时俊、盛新等徐出山崦，列石江岸。贼初未之觉，一见大惊，欲退不可。我军用海鳅船迎击，士皆死斗，虏舟沉溺者数万。其回北岸者，亮皆杀之，遂不能济。丁丑，虏往来望见车船遽却，我军复以海鳅船先往北岸，截横林渡口，用克敌弓射之，虏兵弃船上岸者，悉陷泥中而毙。上急差杨存中措置守江，虞允文亦自建康驰至镇江。时江岸有车船二十四艘，贼已瞰江，恐临期不堪驾用，存中、允文临江按试，命战士踏车船径趋瓜洲，将迫岸复回。虏兵皆持满以待，其船中流上下回转如飞，虏众相顾骇愕。亮愈忿，召诸酋，约三日毕济，过期尽杀之。诸酋谋曰："南军有备如此，进有渰杀之祸，退有敲杀之忧，奈何？"有总管万戴者曰："杀郎主，与南宋通和，则生矣。"众曰："诺。"乙未，诸酋集兵射杀亮，并杀其太傅、三妃与谋事者十余人。

绍兴中，诏沿边修守备。吴表臣言："大江之南，上自荆、

鄂，下至常、润，其要紧处，不过七渡。下流最紧者二，建康之宣化，镇江之瓜洲是也。当择官兵修器械，以谨其防。”

王彦恢言：“建康古都，乃用武之地，欲保建康，必内以大江为之控扼，外以淮甸为之藩篱，又必措置兵食，以赡国费。然大江以南，千里浩渺，决欲控扼，非战舰不可。大江以北，万里坦途，欲遏长驱，非战车不可。舒、庐、滁、和，良畴百万，欲措置军食，非营田不可。舟车之法，以轻捷为上，彦恢所制飞虎战舰，傍设四轮，每轮八楫，四人旋斡，日行千里。又有神武战车，下安四轮，略同飞虎，顶张布帷，以避矢石，傍斜冲击，其用如神。又有拒马车，一人之力可以转用，比之蒙冲、偏箱、鹿角，此尤至要。淮西良畴，不可以数计，不须朝廷给本，只以有无相济，并力营田，计其户口，什一养兵，则淮西可以守矣。如许令彦恢招兵教习，只乞那融淮西数州财赋，可足舟车之用。及以数州秋成，所得那融营田，可足兵食之费。万一虏人入寇，及盗贼猖獗，彦恢当以此舟车摧锋陷阵，以此士卒斩将搴旗，以此种莳飞刍挽粟，保守江淮，决无疏失。”诏彦恢就本军措置。

时之论边防要害者，有曰：“自古倚长江之险者，屯兵据要，虽在江南，而挫敌取胜，多在江北。故吕蒙筑濡须坞，而朱威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。诸葛恪修东兴堤，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万。转弱为强，形势然也。淮甸郡县，不必尽守故城，各随所在，择险据要，置寨栅，守以偏将。敌来仰攻，固非其利，若长驱深入，则我缀其后。二三大将，浮江上下，为之声援，敌之进退，落吾计中，万全之策也。”又有曰：“无为军巢县之濡须及东西关，山川重复，盖昔人尺寸必争之地。大率巢湖之水，上通焦

湖，濡须正当其冲，东西两关又从而左右辅翼之，馈舟既已难通，故虽有十万之师，未能便寇大江，得逞其志。淮西虽号地平，而水陆要害，皆可战守，稍加措置，未易轻犯。”又有曰：“若虏重兵出淮西，则池州军出巢县，江州军出无为军，便可为淮西官军之援。”又有曰：“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，其险可守者有六，曰江宁镇、曰砀沙夹、曰采石、曰大信口，其下则有芜湖、繁昌，皆与淮南对境。其余皆芦荻之场，或碕岸斗绝，水势湍险，难施舟楫。”又有曰：“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，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，宣化渡在府界之下，采石江阔而险，马家渡江狭而平，相去六十里，皆与和州对岸。昔金人入寇，直犯马家渡，杜充以万众不能捍。亦尝分兵犯采石，太平州以乡兵等御之，遂退。虽杜充处置有未尽善，亦形势使然，则马家渡比采石尤为要害。”又有曰：“和州乌江县界，可自江北车家渡，径冲建康府马家渡。滁州全椒县可自江北宣化渡，径冲建康府之靖安。兼泗州盱眙有径小路，由张店、上下瓦梁、盘城，亦可径至宣化，不满三百里。兀术曾于此路来至六合下寨，并自上瓦梁下船，直至滁河口，可以入江。宜于靖安渡、砀沙夹相对，三处防守。所有北岸滁河口、宣化两处来路，应和州东地分，尤宜严切堤防。”又有曰：“昨来金人，自黄州张家渡渡江，由湖北路鄂州武昌县上岸，方入兴国军大冶县界，取山路以犯江西。宜于兴国军大冶县通山等处摆布防拓。”又有言曰：“汉阳沌口，系汉江下流，湖北帅司所隶，尤宜严切堤防。”

隆兴二年，议幸建康，张浚受任督府，讲论军务，不遑寝食。招来山东、淮北忠义之士，以实建康、镇江两军，凡万二千余人。万努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，又万余人。要害之地，城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皆筑，其可因水为险者，皆积水为堰，置江淮战舰。诸军弓矢器械悉备。两年冬，虏屯重兵十万于河南，为虚声胁我，有刻日决战之语。将士望虏至，成大功，而虏亦知吾有备，卒不敢动。及是，浚又以宰相来抚诸军，将士踊跃思奋，虏闻浚来，亦檄宿州之兵归南京。沿边清野，以俟淮北来归者，日不绝。山东豪杰，悉愿受节度。虏益惧。

景定元年，马光祖置镇巢军。

照得本司所部淮西三城，独巢县正当要害之冲，北据焦湖，南扼濡坞，跨联合肥、和阳、无为三郡。自丙申被兵之后，增城筑坝，屯兵几及万人。至假邑宰，以节制之权，俾任干城之寄。去秋上流之警谍报，谓虏谋于此窥觎，欲掠焦湖之舟，出从裕溪，以瞰江面。至烦宣谕行下，措置防拓。本司随即调遣一项兵船把守，终是隔涉一江，不过遥制而已。况巢民每遇清野，船多迁避焦湖之中，地隶合肥，动以帅司临之，使不得专守御。识者病焉。按图志，此邑旧为巢州，而南渡初，张魏公丞相经理淮西，亦尝进司于此。当孙氏有国时，每于此进军以扼魏师，盖其形势足恃如此。今既严为江防，合于此增屯加备，谓宜升为军垒。缓急之际，庶可倚重，保障急务，莫先于此。奉圣旨将巢县升为军，使仍令沿江制司选辟一次。续申乞以镇巢军为名，辟武德郎、江东副总管、建康府驻扎王珍充镇巢军使，兼知无为军、巢县事，仍带江东副总管、建康府驻扎。八月二日奉圣旨依。

马光祖申措置下流江防

本司被旨，通制下流，亦既立递卒，分隘兵，摆战舰，次第施

行矣。续据分司孙制参备、总统汤华，申射阳湖通江港汊，岂止三二十处，惟最紧河阔水深、冬月不涸者七处：一曰口岸，即柴墟是也；二曰过船港，即泰兴港是也；三曰新河，即魏村相对是也；四曰漾港，即马驮沙相对是也；五曰石庄河；六曰天赐港；七曰通州新河。并旧来泰兴县一城，每遇潮生，通彻城下。或有哨来，为其占据，返为家基，既不可守，只当摊平，如钉塞港汊，只可暂为间隔。我既可塞，彼亦可开。兼钉塞港口，徒费民力，须当于发源浅狭、要路去处，如芦浒桥下左侧六七里，用工填塞。更填流复溪桥下，及将泰兴旧城土摊平，填本县西北门河，直至周桥，以断泰兴过船港、新河、漾港、三口子来路等处。本职再详汤知郡所申，得于足历目击之审，极为详尽，于江防事最有关系，然地分既隶淮东，镇江节制司岂敢越境而问？若非于源头下手关防，直待其侵逼江面，与之相持，则彼我之势悬绝，客主之权遂分，力倍事难，居然可见。兼射阳既迫涟水，贼骑向后出没不常。其中百姓一闻哨警，必是各随所通港汊，迁避渡江。民道其前，贼乘其后，仓猝之际，着手不及，乘间窥伺，岂不可忧？此事合从朝廷下之淮东制司，着紧措置关防，当于紧要来路、浅狭源头填塞，使支港别汊不可得而通。及将泰兴旧城摊平，使倏去忽来，不可得而据，然后用防江兵船，移实以备虚，那缓以图急。可合者则合，可分则分。又将三流之兵，循江上下，联络气势，令首尾相应，如常蛇势，彼此救援，然后江面方为牢实，缓急之际委可倚仗，允为江防之幸。本职除已就诸隘点视却，将敷布兵船，斟酌紧慢，别行摆泊防拓。续容开申外候指挥，所据状申事理，备录在前。本司照得参议官孙料院备、汤知

郡所申，泰兴县一带出江港汊，合于近里措置关防，其说利害甚明，合行。备申朝廷，乞赐札下两淮制置使司，照应施行。寻准札付沿江制置大使司照应，已札两淮制置使司，照所申差官点视，速作措置，具已施行。状申枢密院，并札镇江府节制司，一体施行。

马光祖筑宜城，以固上流。

宜城者，雁汊对岸一要害处。吴、魏相拒时，尝设疑城于此。其后方言讹"疑"为"宜"，字义"宜"善于"疑"，故袭称"宜城"。其地山从北来，分为七枝，中短而外长。自西南以及于东，则大江环绕。其东北隅则有段塘湖水为之限。惟北当备，而有大小青龙山，可以屯兵而设伏，形势如此，而古今屡城不克者，盖亦有说。北隅山高而大，城欲包之，则不可。城于山趾，则外高于内，非城之利，况山骨在此，地不可堑，故昔人能为疑城而不能城也。以二十余年间事体言之，不可不城者有三说：大江以北，自黄州而下，和州而上，中间无一城垒以为限隔。城戍于此，则自黄而和之间，声援易接。利一也。石牌、菩萨石之间，江面最狭，正在宜城之下。曩汹汹时，谍知虏谋欲窥此途。有城于此，戍兵为守，则虏有所惮，而不敢睥睨。利二也。自旧安庆府荒榛之后，寓治杨柴洲上，鸿雁飞鸣，无城郭可恃。旧城既未可修复，此地去寓治不远，有险可恃，徙民为便。利三也。不可不城者，其利三。不可以城，其害一。此自戊戌以来，议而辄沮，城而辄止，盖知其利，而未知所以避其害也。己未、庚申之间，制臣马光祖往还江上，尝舣舟而视其地，语客曰："旧日杨义所筑城基，北临张家港之滨，客山高而下视之，宜其不克城

也。城外即是山脚，宜其不能堑也。曷不缩其城而小之，移入主山之上？盖北隅有张家港，水通大江，秋冬则涸。客山在港之北而近，主山在港之南而稍远。因主山而为城，则视昔为狭。然城因山，则用力省，狭则守之易。城在山上，则内高而外低，险在我矣。向所谓客山高而下瞰吾城者，不足虑也；远北山之趾而为濠，则向所谓石不可堑者，亦可避也。察其故而未敢决其事，会宰臣归阙，舟过其下，审其形势，察其利害，果不可以不城，一见决矣。与制阃合入，告于上，诏光祖城之，速其成，靡缗钱一千余万、米十万余石。筑城周十有三里，高二丈八尺，趾广七尺，顶半之。城门凡七，上皆为楼，羊马墙一千二百六十二丈，濠长一千四百三十五丈而与江湖接。虓将精兵，坚甲利器，戍守其中，遂为江上一巨屏。有诏奖谕，进光祖光禄大夫。任其事者，自郡守而下，赏有差。详见《诏令录》及《侯牧表》。制幕官所作《安庆府新城志》尤详。

创宁江新军

景定四年，制使姚公希得任内，准朝廷行下沿江建屯，招军防捍，务使声势连属，其分屯建寨，招军置将，优待犒给，拨付军器衣甲，各有条画。

分屯建寨

建康、太平、池三郡，江面计一千七十一里，共建大小二十九屯。建康八屯：曰下蜀、曰马家步、曰沙河、曰韩桥、曰王沙、曰新开河、曰下三山、曰汪蔡港；太平七屯：曰濮家圩、曰褐山、曰采石矶、曰白泥浦、曰上三山、曰板子矶、曰周家庄；池州十四屯：曰菖蒲山、曰大通、曰梅根、曰冗港、曰戚家沟、曰李王河、曰

宝赛矶、曰黄石矶、曰吉阳洑、曰祝家矶、曰乌石矶、曰香口、曰双山。三郡诸屯，共创到寨屋一万一千九十五间。本府一千七百间，太平四千四百间，池州四千八百间。准朝廷科下十八界六十万，每间科四十贯，共支过科下钱四十四万三千八百贯，外余钱续建各屯制领将佐衙屋。本府一百三十间，太平一百四十六间，池州一百九十五间。内本府寨屋，每间贴助十八界二十贯，计支过三万四千贯十八界，将佐衙屋不计焉。诸寨内有坐落低窎去处，别议合并移改。

招刺宁江军

宁江前后军额六千二百人，马公光祖刷具阙额凡一千一百七十余名，差将校分头招募，每一名支等下钱三百贯、七事件军装一副。截至咸淳元年十一月终，共招到一千三百七人。

教习宁江军及束并军分

初宁江分屯二十有九，然少者仅数十人为一屯，非所以联队伍壮气势也。马公光祖将前后两军束并，前军二千六百九十一人并为八寨，后军二千六百三十六人并为七寨。每五百人，置正副准备将。不及五百人，置正副将。然后稍成，将队各有统纪。又因巡江，亲至诸屯，阅习武艺。士皆新募，挽弓蹶弩，鲜能应格，遂遴选江淮精兵，发下各屯，夹持训习。不时委官，赍钱银，激犒射，射撺枪。行之稍久，人渐精熟。今秋虏闯濡、舒诸屯，旗帜鲜明，炮坐森列，步骑出入，金鼓喧轰。其习熟波涛者，又操舟往来，上连下接。虏隔江觇其有备，乃遁去。

赏格红心箭一只，支钱五贯文。帖箭一只，支钱三贯文。垛箭一只，支钱一贯文。枪手每撺三百撺，支钱两贯文。又各屯支银垛一个，一名射中独得，二名以上均给，累给十

六中以上，补训练官。

招军置将

准朝省指挥，将建康、太平、池三郡阙额六千二百八十人，以宁江新军为额，每人科下身子军装等钱十八界一百贯，共科到六十万，遂差官分往诸郡招募。本司招到四千五百一十五人，太平州招到八百五十人，池州招到九百一十五人，为数已足，总支过六十二万八千贯十八界。建康八屯，派拨九百二十人。太平七屯，派拨二千三百六十人。池州十四屯，派拨三千人。建康、太平一十五屯，为宁江前军。池州一十四屯，为宁江后军。各军置统制兼总制一员、统领二员、正副将各三员、准备将六员。

优待将士

制领将佐本身请给外，本司务从优厚，差兼帐前职事添帮，月给成年，该支钱三万四百八十贯，旧楮米四百四十四石，酒一千六百三十二瓶，各有等差。其发遣新军着屯，自制领将佐以至官兵等第支犒，共支钱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五贯。其各屯器具动用，悉与办集，如床、荐席、锅、盆、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四件，计钱一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九贯有奇，其单身人创给冬衣白布绵袄三千领，该钱一十八万三千三十八贯。又造到旗帜大小三千一百七十面，前后军各给其半，为费五万八千八百八十七贯有奇。又置惠军典本一十二万八千贯，应副诸军急缺质当，不许收息。杂卖本钱六万四千贯，以便诸军食用，不许取利。又置碓臼一百四十副，分拨诸屯，以便舂伐。以至聘娶、教阅、冬年节支犒及纸札、捉逃、菜种等杂费钱，通约计三十一万一千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